

文化名人聚焦洛阳

细数两次伟大相遇



文化学者 郦波 蒙曼 用“9个数字”推介河南

郦波推介洛阳(视频截图)

可分布着五大都城的遗址



呈现融合集中的“王朝气象”

纪录片《何以中国》 聚焦二里头 王朝气象



近日,大型考古纪录片《何以中国》热播,吸引无数网友一起追溯中华文明起源故事。在第五集《择中》中,纪录片以陶寺、石峁、二里头为叙事主角,讲述了中华大地由古国时代进入王朝时代的历程,而二里头夏都遗址的诸多考古发现正是这一历程的有力见证。

“在何以中国的追问中,二里头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纪录片提到,距今3800年前后,中华文明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出现。中国在此时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开启了以铜礼器为核心、政治权力与伦理秩序合一的三代文明。二里头文化以强大的文化中心地位,在《禹贡》所提到的“九州”地理范围内广泛吸纳与辐射,获取资源、推广礼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乃至共同文化的发展进程由此进入核心引领的新阶段。

中国最早的青铜钺、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乳钉纹铜爵……纪录片集中展示了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器,认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被转化成为与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相关联的政治资源。

青铜是合金,需要将铜与锡等矿石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才能冶炼而成,铜矿石来自中条山,而锡矿石的来源可能是大兴安岭地区或江西、湖南等长江以南地区。这意味着,如果要大规模冶炼青铜,就必须具备远距离的矿料开采和运输能力。而且,铜爵等青铜器铸造涉及高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这一切,必须具备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更强大的社会调动和资源控制能力才有可能做到。这些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贵族们已垄断了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权。新的资源技术与本身的礼制文化系统相结合,形成了最早王朝的礼制观。从食器、酒器到乐器、武器,这些寄寓着特殊含义的青铜器,持续使用超过千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

文物上的龙家族 见证中华文明连续性

“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中国图腾,这便是二里头的龙。”纪录片重点介绍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并根据《诗经》中记载的“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由演员演绎了使用绿松石龙形器进行祭祀的场景。纪录片认为,祭祀时使用的舞蹈,既是礼节仪式,也是武力威慑,显示出夏王朝对疆域内部族族的控制力。

综合考古学界的认识,纪录片提到,二里头的崛起使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内第一次出现超强的政治文化核心,其影响所及超越良渚、陶寺和石峁等各个时期的代表,呈现融合集中的“王朝气象”。这一文化核心正处于周王朝所称的“中国”所在地区,影响波及四方。

《何以中国》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以纵向时间为线索、以中国考古人为师、以百年中国考古的丰硕成果为依托,以严谨生动的方式展现了历史之美。如果您感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周晏至 (本文配图为视频截图)



金村窃曲纹铜鼎

走进洛阳博物馆,一件件青铜器以独特的器型、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引得游客频频拍照打卡。细看这些纹饰,相似又不完全相同,其实它们中有不少都属于“龙家族”。今天,咱们一起认识几种。

●夔龙纹

《山海经·大荒东经》描述夔(音同葵):“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有学者认为,夔是龙的萌芽期。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商春芳介绍,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夔龙纹是常见纹饰之一,形象多为张口、卷尾的长条形,初步具备龙形的基本特征,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外形适合青铜器饰面的结构,龙的身躯伸卷自如,透出简练、古拙的美感。

在洛阳博物馆内,可以找到多件装饰夔龙纹的文物,如夔龙纹铜簋(音同轨)、夔龙纹玉璧等。

●蟠螭纹

螭(音同盘)是一种没有角的早期龙。古人对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黄色的无角龙,另一种是指雌性的龙。在东周至秦汉时期,青铜器、玉雕或铜镜常用蟠螭纹装饰。在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厅内,有一件1987年出土于西工区的战国时期蟠螭纹铜鼎,全身布满纹饰,大气厚重。

考古发现显示,蟠螭纹饰一直延续使用到清朝。战国时期的蟠螭形象,圆眼大鼻,细眉猫耳,脖子粗大且弯曲,腿部线条弯曲,脚爪常上翘。到了汉代,它的眉毛开始上竖,眼眶略有下坠,鼻梁上出现了细线划纹,身体与战国时期没有差别。南北朝时期,它的眼睛稍微增加了长度,头、嘴、尾巴、身体也出现了细微的变化。宋代,蟠螭形象最大的特征是鼻子增加了立体感。随后,从元代直至清代,它的发毛逐渐增加,还有了上升、伏地、盘旋等形象。

●蟠虺纹

蟠虺(音同毁)是幼年的龙,南朝祖冲之的《述异记》记载:“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蟠虺纹多出现在西周末期的青铜器上,但没有蟠螭纹常见。

学术界常将蟠螭纹与蟠虺纹对比,不少学者认为,蟠虺纹更接近龙,而蟠螭纹更接近蛇。记者在洛阳博物馆内看到一件春秋时期的蟠虺纹铜鼎,它的纹饰为四方连续式结构,造型相互勾连,很像被高度抽象的“小爬虫”。

●窃曲纹

与蟠螭纹、蟠虺纹类似,窃曲纹也是龙纹的一种变形。有学者认为,窃曲纹是我国青铜器史上举足轻重的几何形装饰纹样,兴盛于西周中晚期,在春秋早中期仍在沿用,是青铜器装饰纹样从动物纹向几何纹转变的重要依据。

在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厅内有一件充满“故事”的青铜器——金村窃曲纹铜鼎。比起其他纹饰复杂的青铜器,它的纹饰简洁呈带状,看上去更加抽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其25代王均葬于洛阳附近,分为周山、王城、金村3个陵区。1928年至1932年,金村8座东周王陵被盗掘出数以千计的金银器、青铜器、玉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至今仍流散在海外10多个国家。这件青铜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金村出土文物之一。

除了上述纹饰,还有波曲纹、垂鳞纹、重环纹等“龙家族”纹饰,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去洛阳博物馆内找一找。专家认为,商周时期的龙纹饰,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等器物关系密切,龙形象及龙文化延续至后世,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有力见证。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周晏至 通讯员 黄超 文/图

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

寻迹河洛中国龙



夔龙纹铜簋

全国十大木版年画联展在洛举行

近日,千“年”周公庙百“画”贺新春——中国洛阳全国十大木版年画联展在洛阳周公庙博物馆开展。

展览汇集了来自河南朱仙镇、天津杨柳青、湖南滩头、江苏桃花坞、河北武强、陕西凤翔、四川绵竹、广东佛山、山东杨家埠、河南滑县的全国十大木版年画,涵盖门神类、神像人物类、吉祥纳福类、历史故事类等多个题材。

在我国民间,年画是新年的象征,木版年画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传递着浓厚的年味儿和浓浓的人文情怀,承载着人们驱邪纳福、祈保平安及对风调雨顺、家业兴旺等美好生活的希冀。

洛阳周公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展览特别挑选百余幅制作精美、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作品,力求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风貌,为观众提供一场高质量的新春文化盛宴,使大家在博物馆里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乐享文化大餐。

如果您对象展感兴趣,只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入馆参观,无须预约。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周晏至 通讯员 高慧 文/图



展出作品

壹 诸多名人聚焦洛阳 千年古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一条黄河,孕育了璀璨的河洛文明。”近期,在山东卫视的《黄河文化大会》上,文化学者蒙曼、郦波用“9个数字”推介河南,被网友笑称“山东卫视又来给河南文旅上分了”。

无独有偶。随着洛阳文旅火爆出圈,洛阳这座千年古都再次吸引更多人关注。近日,董宇辉在直播间里,提起“洛阳这片土地见证了文明发展融合的重要过程”,尤其是两次美丽的相遇——孔子入周问礼于老子、“大唐双子星”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遇,再一次让这两次相遇走进人们的视野。

“洛阳见证了很多文明。首先,孔子拜老子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孔子在见完老子之后,整个人回去状态就不一样了。”在直播间里,董宇辉提到老子给孔子带来的智慧,包括直言不讳的忠告,例如太聪明的人容易给自己招致祸端等。

如今,在瀍河区东关大街东头,竖立着一座碑楼,这座悬山式顶的碑楼两侧各有一拱门,中间镶嵌着一通古碑,上面写着“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9个大字。这通立于清朝雍正年间的石碑,就是为了纪念孔子入周问礼这一盛事,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贰 孔子入周问礼 把老子比喻为“龙”

孔子为什么要来洛阳向老子问礼呢?这是因为当时的洛阳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孔子入周问礼学乐,对弘扬周代文化、扩大儒家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起了重大作用。

蔡运章先生在其新书《周公营洛邑与周代文明》中提到,孔子入周的活动有3项内容。一是向老子问礼,老子告诫孔子,做人只有脚踏实地、虚怀若谷,才能取得成功。这次问礼对孔子影响很大,后来孔子弟子问他老子有什么印象,孔子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把老子比作能“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足见他对老子的评价之高。

“孔子来洛阳除了见老子,还访乐于农弘,以及实地去考察周朝的礼乐制度。”蔡运章说,这为其创立儒家学说,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叁 “大唐双子星”的相遇 成就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李白遇见杜甫是‘大唐双子星’的相遇,这兄弟俩的缘分就发生在洛阳。”在直播间里,董宇辉又分别谈起洛阳的白马寺、北魏孝文帝力推的民族融合,以及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的相遇。

闻一多先生说过,4000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李白、杜甫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他把李白和杜甫的相遇比喻为“日月相会,是太阳和月亮的碰撞”。

市隋唐史学会会长王恺说,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的相遇,其实是李白在第三次来洛阳时发生的。大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春天,李白来到阔别8年的洛阳,在这里遇到了唐代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从而成就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董宇辉提到,比李白小11岁的杜甫,可谓李白的“小迷弟”,他为李白写了十几首诗,“是真的爱这个哥”。李白和杜甫一个感性率真,一个知性沉稳;一个浪漫潇洒,一个少年老成。他们在洛阳的日子里携手游历,饮酒作诗,相谈甚欢。随后,两人又游历到梁宋一带(今开封、商丘一带),与诗人高适邂逅,三人或策马奔腾,或评诗论文,逍遥快乐。

王恺说,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值得铭记的重大事件,尤其是这两次“双星会洛”,不光照耀河洛大地,也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圈,千年来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值得所有华夏儿女铭记的历史定格。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砾瑾